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large, ornate, light green floral border. In the center is a dark blue octagonal field. Above the title, there is a small, decorative flourish.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
經濟觀點

費拉托娃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 經濟觀點

費拉托娃 著

季 謙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联 書 店

Е. М. Филато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ГЕРЦЕНА И ОГАРЕ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译出

赫尔岑和奥加路夫的经济观点

〔苏〕费拉托娃著

季 謙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總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0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1179·559×1168 1/32·11 $\frac{1}{4}$ 印張·2 插頁·279,000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800 定價：(7)1.44元

目 次

著者的話	1
第一章 俄國封建農奴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义的兴起	5
第二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生平事業簡述	51
第三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封建農奴經濟制度的 批判	110
第四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土地綱領	151
第五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工業、商業、財政和信 用方面的綱領	187
第六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216
第七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 的批判	264
第八章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空想社会主义	285
結束語	345

著者的話

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解放運動的許多卓越活動家中，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赫尔岑是一位最傑出的人物。

列寧評定赫尔岑是當時最偉大的思想家，是為農民利益，為人民戰勝沙皇制度而鬥爭的革命家和民主主義者。他指出了赫尔岑在俄國革命運動發展中的巨大意義。列寧寫道：赫尔岑“掀起了革命旗幟”^①，他“在準備俄國革命中起了偉大的作用。”^②

赫尔岑對自己同時代的人物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俄國社會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

赫尔岑的科學活動和革命活動，是與奧加略夫的活動分開的。這兩位民主主義者，從童年時代起一直到赫尔岑去世止，始終保持着最親密的友誼。他們在許多年內共同進行了革命工作和政論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進行了科學工作。他們彼此發生很大的影響。在這種友誼中，赫尔岑起了主要的作用。奧加略夫對於當時的社會思想，尤其對於社會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沒有起過像他朋友所起過的那樣的影響。但是，奧加略夫同赫尔岑一樣，也是一位卓越的俄國民主主義者，他為俄國革命事業獻出了一生。

赫尔岑和奧加略夫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為一個新的、民主的俄國而進行鬥爭，他們把整個生命獻給了俄羅斯人民。人

① 列寧：“紀念赫尔岑”，參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中文版，第七九〇頁。

② 同上書，第七八五頁。

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鼓舞了他們的事業。

赫尔岑曾寫道：“……我的一切精力都屬於俄羅斯人民；我爲它而工作，它就在我的心裏激盪着。”^①

這兩位朋友的活動，特別是赫尔岑的活動，是極其多方面的。赫尔岑是政治家和哲學家，政論家和一些優秀藝術作品的創作者，批評家和社会思想史家。奧加略夫是政治家、政論家、哲學家 and 當代傑出的詩人。他們的經濟觀點也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科學遺產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赫尔岑和奧加略夫力求根本改變俄國的社会制度，他們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建立一個能反映千百萬人民羣衆利益並可以作為改造世界的鬥爭武器的經濟理論。他們在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的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的經濟觀點，這些觀點的特色表現在深刻的思想和熱烈的革命宗旨上。

赫尔岑和奧加略夫對封建農奴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們揭露了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指出農奴制度是俄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的桎梏。與那種使俄國永遠陷入落後狀態和依賴外國地位的沙皇政府的經濟政策相反，他們提出了旨在消滅我國農奴制度和鞏固我國獨立自主地位的革命經濟綱領。

赫尔岑和奧加略夫的主要功績之一，在於他們富有創見地探討了土地問題，而土地問題在一八六一年改革時期以及在改革後半世紀以上的期間，一直是階級鬥爭的中心問題。由於他們製定了反映千百萬農民羣衆願望的土地綱領，所以他們是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進行的土地革命鬥爭的首倡者。

赫尔岑和奧加略夫不僅批判了農奴制度，同時也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克服了西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狹隘界限，揭露它是敵視人民和捍衛資本主義制度的。

① 赫尔岑：“私事”，載“赫尔岑全集及書簡”，第二十卷，俄文版，第一〇〇頁。

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屬於俄國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曾寫道：“俄罗斯將在革命中遇見社会主义。”他比西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出一籌，他承認階級鬥爭和革命對於俄國和西方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晚年，他轉而注意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

但是，赫尔岑和奥加略夫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思想家，而是農民的思想家，因此他們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說。在他們的科学活動和實踐活動中，曾經有過錯誤和動搖。他們曾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間搖擺過。但儘管有這些缺點，他們緊張的工作畢竟不是徒勞無益的。他們的經濟觀點在馬克思以前經濟思想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這些觀點有助於掃清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

俄國革命思想所創造的一切珍貴的东西，为布尔什维克接受下來並加以發展了。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列寧主义是俄國和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關於馬克思主义理論，列寧曾經這樣寫道：

“……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个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証明了，並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証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反動的沙皇專制压迫之下，貪饞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極奮勉極仔細地注視歐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發明’。俄國真正是用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痛苦与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从事实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这样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①

在这种專心致志於探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包括經濟理

① 列寧：“共產主义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〇頁。

論——的工作上，赫尔岑和奥加略夫起了重大的作用。列寧在論述赫尔岑对俄國社会思想發展的重要性時，把他列为俄國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驅者。

本書乃是以馬克思主义觀點來論述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經濟觀點的一个嘗試。

第一章

俄國封建農奴制度的瓦解和 資本主義的興起

只有把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觀點，特別是他們的經濟觀點，同產生這些觀點的歷史環境聯繫起來，才能瞭解它們並給它們以正確的評價。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的精神生活以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為轉移，它是這個物質生活的反映。所以社會思想和理論產生的來源，不是要到思想和理論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存在，要到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中去探求。斯大林在他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闡明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指出每一個基礎都有自己的、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斯大林教導說：“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①

斯大林指出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它反映着基礎。同時他也着重指出了上層建築在鞏固和形成自己基礎以及在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過程中的極大的積極作用。

斯大林的這些指示不僅應當是研究這個或那個歷史時代的原則，而且也是研究歷史上每一個活動家的觀點的原則。歸根結蒂說，這些觀點的來源要在某一發展的階段的社会經濟制度中去尋求，到人們的生產關係中去尋求。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頁。

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教導的，為了正確瞭解歷史上每一個活動家思想的實質和作用，必須判明這些思想反映着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以及這個階級在社會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起着什麼作用。

恩格斯說道：“因之，當說到研究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所隱藏的動力，——不管這是否已經被意識到，實際是往往沒有意識到，——說到研究那歸根結蒂形成歷史之真正動力的力量的時候，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人的動機，即使是最傑出的人的動機，勿寧說是推動大量人們、推動整個民族，而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推動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這種動機。並且在這裏重要的也不是短時的爆炸，不是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引起偉大的歷史轉變的長久的運動。”^①

產生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觀點，特別是產生他們的經濟觀點的時代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在俄國，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代替封建農奴經濟制度的時代。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封建社會經濟制度有着許多實質上的差別。

斯大林指出，封建制度的基礎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除了佔有生產資料之外，還不完全地佔有農奴，這種農奴握有生產工具，並且是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的個體所有者。

封建社會的生產狀況和階級相互關係，即與經濟外的強制相聯繫的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是由封建所有制產生的。

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由此產生的資本家對僱傭工人的剝削，這種剝削與經濟的強制相聯繫；工人擺脫了人格上的從屬地位，但被剝奪了生產資料，他們為了不致於餓死，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七頁。

列寧在說明資本主義同封建農奴制的區別時寫道：

“農奴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區別就在於下述三方面。第一，農奴制經濟是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是貨幣經濟。第二，在農奴制經濟中，剝削底工具，是將勞動者束縛於土地上，分與他以土地；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剝削底工具則是將勞動者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為了取得收入（即剩餘生產物），農奴主在他的土地上須有握有份地、農具和牲畜等的農民。無地、無馬、無業的農民——對於農奴剝削是沒有用的對象。資本家為要獲得收入（利潤），却正需要既無土地、又無田產，而不得不到自由的勞動市場上去出賣其勞動力的勞動者。第三，領得份地的農民，必須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因為他握有土地，如不用強制手段他就不願擔任領主的工作了。於是這裏經濟制度便產生了‘超經濟的強制’、農奴制、法律上的依存性和無權無利等等現象了。反之，‘理想的’資本主義，乃是在自由的市場上私有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契約底十足的自由。”^①

封建農奴制度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封建農奴制度逐漸瓦解，這通常表現於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表現於封建土地所有制之轉變為資本主義所有制，表現於直接生產者喪失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表現於經濟的強制代替經濟外的強制。封建制度的解體也就是意味着新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其內部萌芽和發展。

在俄國，這一過程有它的特殊性。

馬克思說道：“……同一——就主要條件說同一的——經濟基礎，仍然可以由無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由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等級差別。對於這些，只有由這各種經驗上給予的事情的分析來理解。”^②

① 列寧：“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載“列寧文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一七頁。

沙皇俄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國為晚。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形態而言，資本主義僅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後才在我國形成起來。但是封建農奴制度的解体及其內部資本主義形態發展的过程，開始得却遠較此時為早。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這一过程具有極其猛烈的形式，它引起了具有國內和國際性質的深刻矛盾。

當時俄國雖是落後的農業國，但是新的过程已在它的內部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商品生產增長了，這証明了生產力的發展；工業企業的數目增加了，若干部門已出現了機器。但是，土地仍然歸地主佔有，而經濟外的強制和農民的從屬地位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採取了最野蠻的形式。列寧指出：“其實，……農奴制度，特別是在它支持得最久，表現得最橫蠻的俄國，是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⑤這使得這個社會的敵對階級，即農奴主與農奴之間的衝突急劇地尖銳起來。

交換的擴大是封建農奴制度瓦解的重要標誌之一，它不可避免地要破壞自然經濟，從而也就破壞封建制度。

列寧寫道：“……商品流通先於商品生產，是商品生產發生底條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條件）。"^⑥社會勞動分工也是商品生產與交換發生和發展的主要條件。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工業日益與農業分離，城市和城市居民日益增多，各個地區的經濟專門化也開始明顯地表現出來。

勞動分工和交換的發達引起了商品生產的增長。地主開始專門為銷售而生產一部分農產品。一八一八年，國內貿易全年流通額已達到九億盧布。對外貿易也得到發展，雖然它的意義要比國內貿易小些。對外貿易的流通額在六十年內幾乎增加了

⑤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三三頁。

⑥ 列寧：“論國家”，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〇頁。

⑦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〇八頁。

兩倍半。

地主經濟是市場上農產品的主要供應者。例如，將近十九世紀中葉時，在全部商品穀物中，地主經濟幾乎佔到百分之九十，而農民經濟僅佔百分之十左右。農產品既為銷售而生產，這就使得農奴制的地主經濟和整個農奴制度趨於解體了。列寧說道：“地主之為了出售而進行的穀物生產，在農奴法存在底最後時期特別發達的，已經是舊制度崩潰底預兆。”^①

在農奴制度條件下，地主經濟雖然捲入商品流通之中，但並沒有使它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因為絕大多數地主經濟依然建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上面，依然建築在對農奴勞動的剝削上面。在改革前的俄國，地主經濟和市場的聯繫並未引起資本主義剝削方式來代替農奴制剝削方式，反而促使農奴制剝削方式極端加重起來。馬克思曾指出，如果在一个社會經濟形態中佔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它的使用價值，那末剩餘勞動就要為一個或大或小的需要範圍所限制，還不會從生產本身的性質發生無限制的對於剩餘勞動的欲望。但是，當一些仍未脫離較低級的生產形態（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的民族一經捲入資本主義所支配的世界市場，而以生產物的國外銷售為主要利益時，剝削階級就會立刻產生對於剩餘勞動的無止境的渴望了。這時，“……就會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等等的野蛮的虐待之上，加上過度勞動的文明的虐待。”^②

改革前的俄國，對農奴剝削的加強表現在封建地租——即地主藉以榨取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的特殊經濟形式——的增大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封建地租的發展時，指出它一貫具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工役租制（或勞役租制），產品地租（實物代役租）和貨幣地租（貨幣代役租）。上述每一種形式都適應於

①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六一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六七頁。

封建制度發展的一定階段。

馬克思同時指出，在這種制度發展的每一個較高的階段上，上述各個地租形式都會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被保留着，“……各種不同的地租形態會在無窮無盡的不同的結合中互相結合起來，並由此成為不純的，混合的……”^①

馬克思所揭示的封建地租發展的這些規律性，乃是一切封建國家（包括改革前的俄國）所固有的。同時，俄國也正如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在這方面有着自己發展的特點。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存在着封建地租所有三種形式。在各個不同的地區，根據經濟條件的差別——工業發達程度，農業收入多少，與外部市場的聯繫——而採取了不同的剝削農奴勞動的形式。在非黑土地帶的工業省份內採取了代役租，在中部黑土地帶和西部各省，大部分農奴的土地採取勞役租。整個說來，一八六一年改革前，在四十個省內，有百分之七十一點七的地主的農民是服勞役的農民，而百分之二十八點三是繳代役租的農民。

俄國封建農奴制不僅伴隨着實物地租之轉變為貨幣地租而瓦解，同時也是伴隨着勞役租的增大而瓦解的；這就是俄國封建農奴制解體的特徵之一。十九世紀的勞役租，與以前在封建制度第一階段所存在過的勞役租有着重大的差別。在新的條件下，地主土地上生產的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是供銷售用的，它們是商品形式的剩餘產物；終於，地主在勞役租之下也獲得了貨幣形式的地租。地主竭力想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以供銷售，藉此增加他們莊園的收入，於是他們擴大了耕地面積，而這種擴大主要是靠縮小農民份地來實現的。例如十八世紀末期，在黑土省份內，地主佔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農民佔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在這些省份內，地主已佔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土地，農民卻只佔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土地了。十八世紀末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三八——一〇三九頁。

期，在實行代役租的莊園內每個男性農民佔有土地約十三點九俄畝，在實行勞役租的莊園內則佔有十點一俄畝^①。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實行勞役租的莊園內，平均每人的份地減少到二點五——三俄畝，在實行代役租的莊園內，則減到四——五俄畝了^②。隨着地主耕地面積的擴大，每週服勞役的日數也增加了。一七九七年，法律規定一般勞役日每週為三天。到了十九世紀，根據當時許多人証實，到了夏天，地主們常把勞役日增到四天、五天、甚至六天，在某些情形下，甚至連星期日也不讓農民在自己的田裏勞動。勞役不僅在農業上被採用，地主的各種工業企業也是以它作為基礎的。甚至各種建築工作和“運輸役”也實行着勞役租制，許多區域內，這種“運輸役”在夏天要剝奪農奴大約百分之八的工作時間，而在冬天，大約要剝奪百分之三十的工作時間。

由於勞役這樣的加重，使得農民經濟趨於破產，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脫離。十九世紀整個上半期，充滿了農民被大批逐出土地、被轉為家奴^③、被“運走”賣掉的事實。“月工制”也廣泛流行起來。“月工”不是獨立的生產者。他們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一塊土地。他們在地主莊園內勞動，從地主那裏獲得“月俸”，這就是以吃飯穿衣等等產品形式按月領得的實物報酬。於是，封建制度的基本條件之一，即直接生產者分得一份土地，被破壞了。但是，地主雖然剝削這些農民，卻並不把他們變為自由

① 見符·伊·綏米符斯基：“葉卡特林娜二世時代的農民”，第一卷，一九〇三年俄文版，第三四——三五頁。

② 見梁士琴科：“蘇聯國民經濟史”，第一卷，俄文版，第五〇二頁。

③ 在十七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俄國有許多喪失了自己份地的農奴，淪為地主家中的奴僕。他們起初在地主家中擔任修屋、縫衣、補鞋等工作，後來隨着市場關係的發達，一部分家奴被用在地主的莊園裏工作，一部分被用到地主經營的企業中去。同時，每個地主家中仍留下一定數量的家奴，以供使喚。一八六一年改革時，家奴被“解放”了，但並不分給土地，他們是改革後時期農村無產者的主要來源之一。——譯者

的無產者，而只是加強了農奴制的剝削方式而已。這樣一來，無地農民的地位與奴隸的地位就很少區別了。這種現象是非常反動的，它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發生了深刻的矛盾。

十九世紀內，代役租多半採取了貨幣形式。比起勞役租來，這種封建地租形式為農奴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較大的可能性。農民經濟在代役租制經濟中得到了最大的發展。在某些地方（如伊萬諾沃），從最富裕的繳代役租的農民中甚至还分化出工業企業的所有主。但是，十九世紀俄國的代役租並不具有像它以前在封建制生產方式上升時期所曾有過的那樣的進步作用。多半在那些原有農業經營對地主不利的省份的，才轉而採取代役租。地主竭力想用代役租來補償自己日益增大的開支，就把代役租不斷加重起來。例如十八世紀中葉時，每人所納代役租由一盧布到五盧布不等。十九世紀初年，每人所納代役租相當於十到十四盧布。其後數十年內，平均增加到三十盧布，至於工業區內，比起這個數目來則更要高出幾倍。即使考慮到當時曾經有過盧布貶值情形，也應該承認代役租在這段時期內是大大增加了。代役租的數額時常超出農奴從自己份地上所得到的收入。為了繳納代役租，農民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財源。因此，他們就到城市裏去幹活，在手工工場內當名僱工，或做點買賣。這樣一來，農奴們不僅在農業中、而且在工業中耗費的剩餘勞動也變成地主榨取代役租的源泉了。地主以代役租方式由工業中獲取貢賦，從而妨礙了工業的發展。

加重對農奴的剝削，結果使得農奴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化，並且他們不可能合乎常規地更換新的勞動工具，而這些勞動工具不僅是農民用來耕種自己的土地，而且也是用來在服勞役的莊園裏耕種領主土地的。因此，無論農民經濟或地主經濟都衰落下去了。同時，農民份地與貴族土地上多半實行三圃制，技術十分落後，飼畜業萎縮不振，由於缺少肥料，土地也貧瘠得很。農奴的勞動生產率一年比一年低落。十九世紀改革前的整個六十

年之內，田地的收穫量非常低微。

遍及數十省的極嚴重的歉收時常接連發生。這引起了普遍飢饉和農奴死亡。穀物的“生產过剩”和飢荒是同時發生的，當時一些地區缺糧，而另一些地區則由於運輸不發達和地方市場狹小，糧食却長期被積壓起來。

儘管極端加重對農奴的剝削，地主莊園的收入仍然縮減不已。在實行代役制的莊園內，農民欠款一年比一年增多，而地主經濟中入不敷出的現象也是司空見慣的了。

地主們為了追逐金錢，便更加頻繁地向國家舉債，他們拿土地和農奴作為抵押。但這種貸款並不用在生產方面，所以對於地主的經濟情況仍然無濟於事。

貴族債務增多證明着農奴制度的瓦解。無數地主破產的情況更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俄國貴族歷史研究家羅曼諾維奇—斯拉瓦丁斯基寫過：“由於毫無農業改良或其他有利的工業，貴族莊園的債台只得不斷增高；莊園因債款未清而遭代管；它們也常被拍賣。”^①

所有這些都說明農奴制經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經受着深刻的內在的危機，除了消滅農奴制以外，再沒有第二條擺脫危機的出路。

封建農奴制的瓦解同時意味着資本主義關係在農業和工業中的成長。馬克思說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出來的。後者的解体，已經把前者的要素游離出來。”^②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有一部分農業生產是以自由僱傭勞動作為基礎的。這些首先是商人的田產，因為商人這一等級無权佔有農奴。而以自由僱傭勞動作為基礎的貴族莊園，大部分在

① 羅曼諾維奇—斯拉瓦丁斯基：“十八世紀初到農奴制廢止期間俄國的貴族”，聖彼得堡，一八七〇年版，第三三七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〇三頁。